

當代名作選

(中國文學)

第一

二

輯種

義

兒

天馬書店印行

833.2

Bu 28

當代名作選總目

(中國文學)

2 義兒……葉紹鈞等作 七頁

3 煩悶……冰心等作 七頁

4 雨夕……茅盾等作 六頁

5 飄泊……巴金等作 六頁

6 寺外……老舍等作 六頁

7 湘累……郭沫若等作 八頁

8 微雪……郁達夫等作 八頁

9 拜獻……徐志摩等作 六頁

10 野菜……周作人等作 五頁

每種實價一角二分・十種合購大洋一元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六月初版

實價大洋一角二分

編輯者 韓振業
(北江西路三六八號)

發行者 韓振業
(北江西路三六八號)

印刷者 天馬書店
(北江西路三六八號)

總發行所 天馬書店
上海北江西路三六八號

分發行所 各省各書坊

目次

義兒·····	葉紹鈞（一）
遺腹子·····	葉紹鈞（一六）
命命鳥·····	許地山（三四）
長閑·····	夏丏尊（六三）

義兒

葉紹鈞

義

兒

1

義兒最喜歡的東西就是紙和筆了。不論是練習英文的富士紙，印畫地圖的考貝紙，寫大楷的八都紙，乃至一張撕下的日曆，一葉賸餘的文格，不論是鋼筆，臘筆，毛筆，鉛筆，乃至課室內用殘的顏色粉筆，一到他的手裏，他就如獲得世界的一切了。他的右手一把握着筆幹，左手五指張開，揷在鋪着的紙，描繪他理想中的人物屋鳥；他的頭總是側着，一會兒偏左，一會兒又偏右；舌尖露出於上下脣之間，似欲禁止呼吸的樣子。他能畫成側形的鯉魚，俯視形的菊花，從正面看的農屋。他畫成一樣東西，常常要端相好幾回，還加上幾筆，或給加上一部分。有時加得高興了，鯉魚的鱗片都給畫上短毛；菊花的花瓣儘管加多，致全花湊不成個圓形；從煙突噴出的煙越塗越多，所佔紙面比屋子還大。他看看這不像一

幅畫了，就在上面打一個大×，或者撕碎了，疊起來再撕，如是屢屢，以至於粉碎。他留着的畫稿都摺得很小很小，積存在一個舊的布書包裹。

他當然同別的孩子一樣，歡喜奔跑，歡喜無意識地叫喊，歡喜看不經見的東西，歡喜附和着人家胡鬧。但是他不歡喜學校裏的功課。他在課室裏難得靜心，除了他覺得先生演講的態度很好玩，先生如狂的語聲足以迷住他的思想的時候。若是被考問時，他總能夠回答，可是止有片段的，不能有完整的答案。所以他的愚笨懶惰等等罪名早在他的幾位先生的心裏成立了。就是那位圖畫先生，也說他不要好，止知亂塗，畫的簡直不成東西。這是的確的，他逢到畫圖的功課，隨隨便便臨了黑板上先生畫的一幅畫，繳給先生就是了，從來沒有用過一點心，希望牠好。

他的父親早死了，母親養護着他，總希望他背書像流水一般的快，更讀通一點英文，將來好成家立業。但是實際所得的止有失望和悲傷，義兒今年十二歲了，高等小學的二

年級生了，讚美他的聲息一絲也聽不到，卻時時聽得些愚笨懶惰歡喜搗亂等對於他的考語。她很相信這些考語是確實的，不然，何以義兒回了家總不肯自己拿出書來讀，必待逼迫着呢？又何以總是一字一頓地讀，從不曾熟誦如流水呢？他止喜歡捉蟲子，釣魚兒，塗些怕人的東西在紙上，這不是搗亂麼？而且有什麼用處呢？她想到這等情形時，就很自然很容易地引起舊有的胃病。「我的心全在你的身上，現在給你撕得粉碎了，」她老是向義兒這麼說。義兒聽了，也不辨這句話何等傷心，止覺得意味非常淡薄，值不得容留在腦子裏。所以他一切照平常做去。

有一次他將積蓄着的母親給他的錢買了兩匣紙煙匣內的畫片，有兩次他跑到河邊，蹲在露出河面的石頭上釣魚，再有幾次，他到不知什麼地方去逛，直到天黑才回家，都惹起了母親的惱怒和悲感。她知道同他說傷心的話絕對沒有效果，但是總希望得到一點效果，便換了個似乎較有把握的辦法，就是打。她的細瘦慘白的手握着一枝量衣的尺，

顫顫地在他身上亂抽，因為怨恨極了，用了好多的力氣。可是他一聲都不響，沈靜的面孔，時而一瞬的眼睛，都表示出忍受和不屈的意思。她呼吸很急促，斷斷續續地問，「可知道你的錯處麼？下次還敢這樣麼？」他止當沒有這回事，並且偏轉他的頭。她沒有法子了，餘怒裏偏萌生一絲智慧來，就說，「假如下次不敢，我就饒恕了你這一次。」這時候他的頭或者微微一搖，或者輕輕一點，或者止有搖或點的意思，都可認為悔過的表示，她的手就此停了，她的怨恨就此嚥下去了。事情就這樣完結了。可是她的失望的心因此而凝固，她相信義兒是個難得好的孩子，想起的時候就默默流淚，怨自己的命運不好，更傷悼丈夫的早死。

母親終究是母親，雖然覺得今後的失望是注定了。義兒上學校去的時候，她總要問他穿的衣服夠不夠，肚子喫飽了沒有？有時買了一點喫的東西，或是人家送了什麼餅餌糖果來，她總把最好的留着給他喫。他是難得好的呢，他是引起自己的失望和悲傷的呢，

她卻全然不想到了。

義

兒

5

義兒還有兩位叔叔，也是時常斥責他的。不知爲什麼，他對於那位三叔特別害怕，一看見周身就不自由起來，好像被束縛住的樣子。對於他的劣蹟，三叔發見得最少，因爲他看見他時總是很安定很規矩的。人家發見了義兒的錯處，就去告訴三叔，借他來達到訓誡他的目的——就是義兒的母親也常常如此。三叔訓誡義兒的時候，義兒的面孔就紅了，不敢現沈靜的神態了，頭也不敢徧轉了；三叔教他以後不要再這個樣子，他就很低很可憐地答應一聲「知道了。」勝利每爲三叔所操，他因而發明了處置義兒的祕訣。他向義兒的母親和旁的人這麼說，「處置義兒唯一的方法，就是永遠不要將好顏臉對他。我就這樣做，所以他還能聽我的話。」義兒的母親對於這句話非常信服，可是她熬耐不住，不能不問暖問飽，留最好的東西給他喫。

一張山水畫的明信片，上面有蔥綠的叢樹，突兀的山石，藍碧的雲天，紆曲曳白的迴泉，義兒從一個同學手裏得到了。他快活非常，如得了寶貝，心想臨繪一張。不乾不淨的顏色盒，是他每天攜帶的，他取了出來，立刻開始工作。一張桌子不過一方尺有餘的面積，實在安放不下墨水瓶，硯臺，顏色盒，明信片，畫圖紙，兩條手臂，等等東西。然而一個課室裏要布置五六十張桌子，預備五六十個學生做功課呢，怎能顧得各人過分的安適？好在義兒已經習慣了，偻促的小天地裏他自能優游如意。此刻他將墨水瓶擺在硯臺上面，明信片倚於瓶口，就髣髴帖架托着畫帖。左手拿着顏色盒，桌子上面就有地位平鋪畫紙了。他畫得非常專心，竟忘了周圍的和自己的一切，沒有思慮，沒有情緒，止有腦和手聯合的簡單的運動，就是作畫。同學的喧聲和沈重且急速的脚步，或是走過他旁邊的暫時止步而看他一看，於他止起很淡很淡的感覺，差不多春夜的夢一般，迷蒙而杳渺。功課又開始了，同學都上了他們的座位了，英文先生也進了課室了，他周圍的空氣全變，而他如無所覺，還

是臨他的畫。

義

豎起的明信片很引人注目，況且義兒是坐着作畫的姿勢，英文先生一望便明白了。他_{不免}有點惱怒，「他在那裏作畫，連課本都不拿出來，分明不願意上我的功課。」他這麼想，宏大而嚴正的呵斥聲就從他喉間涌出：「沈義，你做什麼！現在是什麼時候？你的課本那裏去了？你不愛上我的功課，儘管出去，你在課室外畫一輩子的圖我不來管你，在我的課室裏卻容不得你這樣懶惰搗亂的學生！」同學們聽了，有的望着義兒，看他怎麼下場；有的故意看書，表示自己的勤勉；更有的相着英文先生紅漲的怒容止是輕笑；課室內暫時靜默。

兒

義兒被喚醒了，還有幾株小樹沒有畫上，他覺得不快，像睡眠未足的樣子。他知道不能再畫，便將明信片畫幅顏色盒放入抽屜裏，順便檢出讀本來，慢慢地翻到將要誦習的一課。他並不看先生一眼，臉容緊張，有懊喪的神態。這更增加了英文先生的怒意。「早已

說過了，若是不願意，就不必勉強上我的課！你惱怒什麼？難道我誤怪了你？上課不拿出課本來，是不是懶惰？因你而妨害同學的學習，是不是攪亂？我錯怪了你麼？

「是的，沒有錯怪，」義兒隨口地說，卻含有冷峻的意味。「現在課本已拿出來了，請教下去罷，時間去得快呢。」同學們不料義兒有這樣英雄的氣概，聽着就大表同情，齊發出勝利的笑聲來。剛才的靜默的反響就是此刻的騷動了，室內不僅是笑聲，許多的足在地板上移動的聲音，桌椅被震搖而作的咕咕格格的聲音，英文先生擲書於桌並且擊桌的聲音，混成一片。

英文先生覺得這太不可堪，非叫義兒立刻退出課室，不足以維持自己的威嚴。他就很決斷地說，「你竟敢同我鬭口！你此刻就出去，我不要你上我的課！」實在英文先生沒有仔細地想，說這句話很危險的，假若義兒不聽話，不立刻退出課室，豈不是更損了威嚴麼？果然，義兒聽了驅逐的命令，止將身體坐後一點，以為這樣就非常穩固了，——他絕對

沒有出去的意思。同學們的好奇心全部涌起了，先生的失敗將怎樣挽救，義兒的抵抗將怎樣支持，都是很好看的快要表演的戲文。他們望望先生，又望望義兒，身體頻頻轉側，還輕輕地有所議論，室內的空氣更顯得不穩定。

英文先生臉已紅了，他斜睨義兒，見他不動；又見許多學生都如帶着譏諷的顏色。這是何等的侮辱呵！他的血管漲得粗了，頭腦岑岑地響了；一種不可名的力驅策着他奔下講臺，一把抓住了義兒的左臂，用力拉他站起來。義兒有桌子做保障，他兩手狠命的扳住桌面，坐着不動；他的臉色微青，堅毅的神采鬚鬚勇士拒敵的樣子。英文先生用力很猛，止將義兒的左臂震搖，桌子便移動了位置；且發出和地板磨擦的使人起牙齒酸麻之感的聲音。義兒終於支持不住，半個身體已離開桌子了；桌子受壓不平均，忽然向左傾側。一霎的想念起於英文先生的腦際，以爲桌子倒時一定發重大的聲音，這似乎不像個樣子。他就放了手，義兒的身軀重複移正，桌子便穩定了。課室內的戰事於是暫時休止。

同學們觀戰，早已忘了自己在什麼地方了；有的奮一點無所着力的力，同情於義兒的拒敵；有的止覺此事好玩，最好多延長一刻；有的覺得這是個機會，便取出心愛的玩意兒來玩弄，或是談有趣味的話。總之，在課室之內，上功課的事是沒有人想到了。直到先生放手，驚奇的目光又集中於先生之面。

英文先生的手放了，忽然覺得這個動作太沒意思，況且許多學生正看着己的顏面呢。但是，再去抓他也不好，要再抓何必放呢？窘迫的感覺包裹全身，使他不致正眼看周圍諸人。他止喃喃地說，「你不去也好，我總不承認你留在這裏。剛才的事退了課再同你講。現在且上功課，你不愛上，同學們要上呢。」他很不自在地走回他的講臺。

學校裏從此起風波了：英文先生將義兒的事告訴了級任先生，說以後一定不要他上他的課。級任先生口裏雖不說什麼，心裏卻異常躊躇，不要他上課就是不肯教他，那有

學校裏不肯教學生之理，並且在英文課的時間叫他做什麼呢？若是還叫他上英文課，英文先生的面子又怎麼顧全？說不定英文先生因此動怒，又生出以外的枝節來。級任先生如受了過大的激刺，覺得滿心都是不爽快。他就告訴了義兒的三叔，他們倆本是天天在茶館裏會見的茶友。許多同學呢，他們將義兒的事作為新聞，一散課就告訴別級的同學，像講述踢球的勝利那麼有味——於是別級同學流動恆變的心裏又換了個新的對象了。他們以好奇的心在那裏觀望：課已退了，英文先生將怎樣辦理這一件事呢？義兒仍舊取出抽屜裏的東西，完成他的畫幅，可是心裏總覺不安定，有點驚怯，以後將有什麼事到臨，模糊而不能預料。一塊小石的投擲可以激動全世界的水，雖然我們不盡能看見波紋，現在的情形就是這樣了。

三叔聽了級任先生的訴說，當然痛恨義兒的頑劣；一方面想法解決這件事。他說，「由我訓誡他，已經不知幾回了！當着面他總是很能領受的態度，自稱情願悔改，可是一

背面第二個過失就來了。他母親打他罵他，差不多是每天的常課，更沒有什麼用處，當時他就不肯說一個改字。我們須得換一個方法才行。」

「是呀，須得換一個方法，」級任先生連連點着頭說。「他在課室內這樣搗亂，非但同學們和授課的先生受他的累，連我也覺得難以措置。總要使他知所畏懼，以後不敢再這樣，才得大家安靜呢。」

「英文先生方面，由我去陪罪；爲他的話的威信起見，不妨令義兒暫時不上英文課；到那一天，說『你確能改過，英文先生恕你了，』然後再叫他上課。」

「你這辦法，解除了我的爲難了！」級任先生露出得意的笑容，壓在他肩上的無形的重負似乎輕了好多。「就這麼辦罷。可是怎能使你家義兒確能改過呢？」

三叔輕輕擊桌一下，端起茶盃呷了一口茶，然後說，「就是你所說的那句話，要他知所畏懼。我想他這麼浮動的心情，都由每天回家，常同外面接觸而來的。若是叫他住在學

校裏，和外間一切隔離，過嚴苦的生活，他一方面浮動的心情漸漸定了，一方面嘗到嚴苦的生活的滋味而覺得怕了，或者不再有什麼壞的行爲做出來吧。」

「這確是一個辦法。就叫他住在我的房間裏好了。但是，你先要給他一個暗示，重重地訓斥他一頓，使他沒有搬進學校就覺得懍然。」

「我知道，我有法子。」

一切的計畫都照着三叔進行，義兒搬進學校裏住了。他本來很羨慕住校的同學。他常常想晚上的學校裏不知怎麼情形，課室裏點了燈，許多同學坐在一起，不是很好玩麼？可是他並不曾向母親要求過，要在校內寄宿，因為他不能設想這事的可能。現在母親忽然端整了被褥一切，叫他住在校裏，實在是夢想不到的。這就是他往日的學校呀，但在他覺得新鮮。晚飯的鈴聲，課室裏上了火的煤油燈，住校的同學的隨意談笑，夜色的操場上

的賽跑，都是他從來不曾經歷的。他聽着，看着，談着，玩着，恍恍忽忽如在夢裏，悠久而又變換。他在睡眠之前很匆促地摹印一張洛川神女之圖，到末了畫那條衣帶，墨色沸了開來，就把全幅撕了；但是他很覺舒適。母親的嘮叨現在是非常之遠，好似在她懷抱裏的時候的事；畫完一幅畫，居然沒有聽見「又在那裏塗怕人的東西了」的責罵。更可希望的一個同學約他明天一早去捉棲宿未醒的麻雀。他在牀上想，到那裏去取竹竿，怎麼塗上了膏，預備着怎樣一個籠子，怎麼伸手……漸漸地模糊，不能想了。

兩三天內，級任先生暗裏窺察，希望看見義兒愁苦怯懼的面容。可是事實竟相反，義兒還是往日的義兒，更高興了一點。

當級任先生到茶館時，三叔就問他，「義兒可又鬧了什麼事？」

「暫時沒有，」級任先生微露失望的神態，語音帶冷然的調子。

「他住在校內覺得怕麼？」